

海上记忆

星火日夜商店的日与夜

■ 本报记者 车佳楠

1973年8月的这一天,入夜,上海安静下来。唯独在西藏路、北京路及新闻路的交会路口,位于砖木结构的居民楼下,一处六开间的商店里灯火通明。在计划经济时代,这所深夜商店是当时上海市民唯一的24小时便利店,也开创了全国首家提供24小时服务的先河。它的招牌上用端正的楷体突出“星火”二字,紧随其后的是稍小字号的“日夜食品商店”。

商店一头是琳琅满目的酒水,中间是各色零食,另一头是日用品。柜台前簇拥着男男女女的食客,挑选着红豆糕、牛奶和果脯蜜饯等。突然,一帮穿着白色汗衫的年轻人骑着“二八大杠”自行车而来,打破街道的静谧。他们把车停在门口,然后走进店里,围着木桌坐了一圈开始聊天。解放日报摄影美术部的记者在夏夜时分记录下了这一刻。

照片记录中的星火日夜食品商店,曾是上海夜晚唯一的亮色,如今,上海的24小时便利店遍布街头巷尾,多达1.2万家。身处其中的“星火日夜”,灯光还明亮如昔吗?

星火日夜商店曾是上海夜晚唯一的亮色。如今,上海的24小时便利商店遍布街头巷尾,多达1.2万家。身处其中的“星火日夜”,灯光还明亮如昔吗?



▲晚上9点30分,星火日夜中班人员开始结账,之后由晚班人员值守门店。车佳楠 摄



▲1973年,解放日报记者拍摄的星火日夜食品商店。资料照片

点燃全国的“星火”

1969年2月16日,星火的名字首先出现在《解放日报》第3版。

在这篇名为《日夜商店的日与夜》的报道中提到,一天,附近里弄有个妇女一早起来烧菜,可是缺少食糖,她从七点多钟开始一连跑了四次星火食品商店,直到九点半才买到。“她风趣地对营业员说:‘你们这么晚才开门,等买到糖,我们快要吃午饭啦!’”

星火食品商店的职工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。虽然当时商店每天从上午九点半开到晚上七点半,营业整整十个小时,但是,“如果我们还是照老习惯办事,就满足不了广大工农兵对商业部门的要求”,“大家初步统一了认识:要办日夜服务商店”。就这样,“星火日夜服务食品商店”的招牌在西藏路桥的南端一所两开间的店门口挂了出来。

夜晚,店里值夜班的员工经常听到门外有嘈杂的声音,原来是菜农在歇息。当时,苏州河旁边码头有菜运过来,菜农晚上要送菜到城里,骑着三轮车过桥,要经过这里。三轮车上上下下很累,他们往往过了路口就要歇一歇。这批连夜从郊区进城送菜的菜农,在商店门口休息时,常常蹲在外面啃冷馒头,有时请他们进来休息也不大愿意。为此,商店准备了价廉耐用的面包糕点,并向菜农免费提供开水、热毛巾和自行车打气服务。

夜晚工作的不仅仅有菜农,还有附近地段医院、轴承厂、电车管线所从事夜间工种的职工。“星火”员工热情地为他们服务,对买半两糖果、一分钱草纸的顾客也都同样热情地接待。

1970年8月16日,“星火”登上了《解放日报》的头版。1972年,“星火”营业员王裕熙在全国商业会议上发言。周恩来总理听闻“星火”的事迹后称赞道:“星火好,星火要燎原,大城市要办,小城市也要办。”

星火瞬间点燃全国。北京办了燎原日夜商店,南北呼应。商业系统不同形式的日夜服务迅速“出圈”:星火药房、星火锅炉厂……仅当时的上海黄浦区,日夜商店增加到31户,

然提供的便民服务项目至今仍有



早晚服务网点达到259户。

3700万元,这是“星火”第二次高光时刻。

柜台前排起长队

1981年,黄浦区糖业糕点公司招工,19岁的胡建和应聘分配到隶属的星火实业公司,一进店就在烟酒柜台做了三年学徒。

40年过去了,胡建和成了星火日夜实业公司党支部书记。在“星火”,他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时代转变。“在计划经济年代,有香烟票、糖票、肥皂票、粮票……买什么都要票。”烟酒柜台属于高档货品,工作流程更为烦琐。“一张烟票可以买10包烟。烟票收进来以后,当天要贴好。账要轧平,不轧平不行的。然后交到另一班。业务经理来拿烟票,全部要注销掉,贴好以后要划掉。以100张为单位,贴一大张,再到批发部去进货。”商品的利润也被一律限定。“如果员工私自提价,就是犯错误,是要被开除的。”

改革开放后,企业逐渐有了自主定价权,市场一下子热闹起来。“星火”全面经销食品如新鲜面包、鲜奶蛋糕,数百种商品中大部分销售价格低于同行,还引入费列罗、好时、德美进口巧克力,每年的迎春让利展销期间,几乎每天被踏破门槛,柜台前排起长队。

进入20世纪90年代,“星火”开出了7家分店,为开业以来之最,年营业额一度达到

历史发送的启示

与此同时,联华这样的大型连锁超市出现,逐步占领市场。“星火”意识到,“竞争对手多了”。

竞争速度比想象得更快。2001年,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。从2004年12月11日起,中国取消了商业流通领域中对外商投资地域、数量等限制,零售业全面对外开放。当年,日本全家便利店在上海开出首家全天候营业门店,立誓2年内将在上海拓展出350家连锁加盟店。

市场将“星火”送向一个日益残酷的赛道。如今,“星火”的分店已缩减至3家,仅总店保留24小时营业,但“星火”也在应时而变。

在“星火”的门店,人们能看到一张有50年传统的便民服务项目清单。曾经的邮票、公共电话服务消失,新增了共享充电宝、微波炉加热服务,保留项目是针线、开瓶、地图和急救药箱。“星火”试图与便利店的商品错位竞争,同时又与高档老字号品牌、平价商超、零食专卖店区分,竞争服务与价格。

位于写字楼与居民区之间的西藏中路店,在提供腌腊、生鲜、调味品、日用品的同时,将散装食品压缩,包装食品增加,改成自选方式,

增加了进口速溶咖啡和糕点,试图吸引周边白领购买。在游客众多的南京东路店,能看到奶茶、串串等新品类。

依然有顾客奔着它的名气而来。“星火”的名字如雷贯耳,年纪轻的时候经常来。”这天,75岁的王老伯和妻子从奉贤南桥转了趟地铁赶来。在“星火”,他们买了几斤鸡仔饼、黄油曲奇和橄榄。王老伯说,年轻的时候就住在晋元路,“星火”旁边有个澡堂。泡完澡就会转到“星火”买点零食,还是熟悉的味道。

张先生先在“星火”门口的柜台买了真老大方鲜肉月饼,边吃边逛,又忍不住买了一袋奶油话梅,“是小时候的味道。”徐阿姨则在现制现售柜台买了包子 and 花卷:“店面比小时候丰富,东西也更精致了,服务态度依然很热情。”

“星火”最近一次进入公众视线,是因为南京路步行街东拓工程,“星火”南京东路分店从人气旺盛的南京路步行街路口处让位,迁至四川中路一处居民楼底楼,位置不再显眼。南京东路店迁址后,新店招用的仍是胡建和当年手写的字体,颜色换成了白底红字,希望能发出独特的光亮。

分店店招拆下后,露出了百年前的“CHINA REALTY CO.,LD.”(中国营业公司)英文名,引发网友争相考据。

百年前的中国营业公司与“星火”相会,仿佛是历史发送给星火的一份启示:“星火”若能在时间长河中屹立不倒,靠的会是什么呢?

腌 笃鲜

老上海茶食糖果业

上海的茶食业起步较早。本地素负盛名的高桥糕点已有200多年历史。1843年后,上海经济繁荣,各地来沪经营茶食业的不断增多,带来了各具地方风味特色的茶食糕点,逐渐形成了苏、扬、宁、广、潮、京、闽、清真、高桥和西式糕点等11个帮式。糕点中,以苏式和扬式流传最早。苏式糕点又以老大方开业最早。

清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,有嘉定人陈奎甫开设糕团店于南市董家渡天主堂街,原名陈大方,初营糕团,因手艺高超,生意兴隆,后与人合伙自产自销苏式糕点糖果;咸丰元年(1851年),改名老大方;后又在南京路盆弄口增设老大方北号;1921年,扩大合伙,迁至南京路福建路口,因同名号的茶食店较多,乃取名老大方协记,其后开设的茶食店有:苏式的西区老大方、老西门老大方、苏州采芝斋等,广式的利男居、冠生园、杏花楼,潮式的元利、源诚,清真的北京翠文斋,京式的郑福斋,宁式的三阳,还有王仁和、野萃芽等,都是茶食业较有名声的老店。

专营中式糖果的商店开业较早的有:咸丰五年开设在县城邑庙的永品斋、永生堂等梨膏糖商店,边做边唱,现做现卖,成为邑庙一大特色。光绪十七年(1891年),开设在三马路(今汉口路)小花园的文魁斋苏式糖果店也负盛名。茶食业大都自设工场,或前店后场,自产自销各类糕点糖果和糖制小食品。部分大户名店兼营批发业务。西式糕点是在1843年以后新兴的。当时,洋商在租界内开设面包房、西餐、酒吧、咖啡馆等,供应各种西式糕点。开业较早的有义利洋行和康生洋行。随后,其他外商也开设经营西式糕点糖果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,外商纷纷回国,不少商店盘给华商经营。有俄式的克菜夫特(上海食品厂前身)、普尔契克(海味食品厂前身)、伏尔加、法式的老大方、德式的凯司、美式的沙利文等。

1925年,全市有茶食店90家,设在公共租界的有42家,占46.6%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茶食业又趋活跃,业务有新的发展,除继续自产自销糕点和糖制小食品外,大都扩大经营糖果、饼干、罐头食品等。到1948年,加入同业协会的会员就有413家。

糖果饼干业方面,最早输入上海的外来食品是英国 Hantee & Palmets Biscuits Co. 的饼干和摩尔登公司的瓶装金线糖、听装杏仁糖,美国 Monton Confectionery 的糖果,以及日本森永制果株式会社的牛奶糖、棉花糖等。其后,荷、法、意、瑞典诸国的食品接踵而至,外货输入盛极一时,华商起而仿效。清光绪二十二年,泰丰公司在小沙渡成立。此后,中小资本家经营的饼干糖果厂相继开办。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,规模较大的有:冠生园、泰康、马宝山、和济、比赛、天星(上海儿童食品厂前身)等六七家,其产品除供应上海零售外,大都远销全国各地。

(摘自《上海副食品商业志》)

消费 市场 专版

刊登内容

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
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
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
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
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

电话: 021-22898598

我将骑狮越昆仑

1901年下半年,李叔同已经21岁了,却未能博取任何功名。虽然父亲留下的财产让他衣食无忧,但作为一个抱负远大的年轻人,他当然不愿做一个游手好闲的“寄生虫”。恰逢南洋公学招特班生,李叔同随即报考,幸被录取。

特班先后招收了42名学生,主要学习外国语和经世各科,成绩优异者将保送经济特科。开学那天,李叔同(当时的名字为李平)被一位衣冠朴素、仪容整肃而又和蔼可亲的教师所吸引,后来他才知道,那正是特班的总教习,大名鼎鼎的蔡元培。

蔡元培为特班学生制定了严格而又灵活的学习计划,半日读国学经典,半日学外语和算术。蔡元培要求学生读指定书目,读毕一书,则必须写读书札记,交老师修改后再还给学生。每天晚上,蔡元培还让几位同学去他的起居室谈话,主要谈读书心得和社会时事等。蔡元培要求每位同学每月至少要在他的起居室谈话两次,认真批改读书札记兼当面指点。蔡元培这两点做法,让特班学生获益多多。蔡元培还特别要求特班学生在外语上下大工夫,尤其鼓励学生先学好日语,因为很多欧洲著作都有日语译本,学好日语,是了解西方思想的一个捷径。李叔同日语的突飞猛进,得益于蔡元培的这一要求。在特班学习阶段,李叔同已翻译出两本日文著作:《法学入门书》《国际私法》。这段时间的日语苦学,也为他几年后赴日留学奠定了基础。

蔡元培还注重培养特班学生的演讲、辩论及与人交往的能力,经常让学

李叔同与丰子恺

不宠不惊 过一生

魏邦良 著

生举办辩论赛和演讲赛。一次辩论赛的题目为“世界进化,道德随之增进乎,抑或退步乎?”一次演讲比赛的题目为“试列举春秋战国时爱国事实而加以评论之”。从这些题目可看出,当时的演讲、辩论活动,不仅丰富多彩,而且水平甚高。李叔同国语发音标准,参加这样的活动如鱼得水。

黄炎培后来曾盛赞蔡元培独特的教育方法:“这种教育方法,切合学生的要求,蔡师语言态度的亲切、谦和,使每个学生都心悦诚服。这些还影响到上院其他各班和中院。”

黄炎培是李叔同在特班读书时的同学,对特班时期的李叔同,黄炎培有过这样的回忆:“同学时他刚二十一、二岁。书、画、篆刻、诗歌、音乐都有过人的天资和素养。南洋公学特班宿舍有一人一室的、有二人一室的。他独居一室,四壁都是书画,同学们很乐意和他亲近。特班同学很多不能说普通话,大家喜爱叔同,因他生长北方,成立小组请他教普通话,我是其中的一人。他的风度一贯地很温和,很静穆。”

然而好景不长,由于当时南洋公学教育观念落后,不少教师不能平等地对待学生,对学生处罚过严,学生不服,引发学潮。校方不让步,学生不妥协,最终特班学生集体退学以示抗议,蔡元培坚定地站在学生这一边,与学生共进退,也离开了南洋公学。

从南洋公学退学后,李叔同又参加了两次乡试,可惜均名落孙山。1904年,马相伯与穆藕初发起成立沪学会,崇尚武力,学习西方。李叔同与好友许幻园、黄炎培等均参与过学会所举办的一些活动。穆藕初曾因出资五万两黄金,资助罗家伦等数名青年出国留学而远近闻名。在穆藕初的眼中,李叔同爱国且有才。

当时的上海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洋货运动,李叔同为沪学会创作了一首《祖国歌》为这一活动推波助澜:

上下数千年,一脉延,文明莫与肩。纵横数万里,膏腴地,独享天然利。国是世界最古国,民是亚洲大国民。嗚呼,大国民!嗚呼,惟我大国民!幸生珍世界,琳琅十倍增声价。我将骑狮越昆仑,驾鹤飞渡太平洋。谁与我仗剑挥刀?嗚呼,大国民!谁与我鼓吹庆升平?

这首充满民族自豪感的歌曲一经谱成,便广为传唱。少年时代的丰子恺加入抵制洋货的队伍中,口中高唱的就是这首

慷慨激昂的歌。在后来的回忆中,丰子恺说:“那民间曾经有‘抵制美货’‘抵制日货’‘劝用国货’等运动。我在小学里唱到这《祖国歌》的时候,正是‘劝用国货’的时期。我唱到‘上下数千年,一脉延,文明莫与肩。纵横数万里,膏腴地,独享天然利’的时候,和同学们肩了旗子排队到街上去宣传‘劝用国货’时的情景历历在目。我们排队游行时唱着歌,李叔同先生的《祖国歌》正是其中之一。”

李叔同年轻时曾颓废荒唐过:寄情声色,厮磨金粉。他曾慨然为沪上名妓李苹香的传记《李苹香》作序。

李叔同喜欢看戏,和戏剧名伶的交往也很频繁,曾填过一阙《金缕曲》,赠京剧男伶金娃娃(艺名)。

李叔同早年这段假红倚翠,寄情声色的经历,人们评价不一。有人(曹聚仁)以鄙夷的口吻予以讥讽:“他(李叔同)是天津人,跟天津最有名的歌妓杨翠喜有很深的交情,诗酒酬应,众所艳称。在上海,他也是花丛中的白蝴蝶,飞去飞来绣阁中,和苏曼殊一样,都是佳人们的‘汤圆’。”也有人(陈星)认为,李叔同出入风月场所,是“满腔忧愤无处发泄,这便玩起了寄情声色的生活游戏来了”。

在为《李苹香》一书所写的序言中,他谈到“乐籍(妓院)之进步与文明之发达”关系密切,故“考其文明之程度,观于乐籍可知也”。李叔同在文中还批评中国在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于法国:“上海一埠,号称繁荣,以视法之小邑,犹莫逮其万一,遑论巴黎!”

后来,当李叔同认识到这一观念大谬不然,便迷途知返,毅然决然斩断了和风月场所的所有联系。李叔同告别厮磨金粉的生活,靠的不仅是毅力,更是观念的转换。

(三) 连载